



一线  
故事汇

### ■ 童喜

17年前,我大学毕业,走进煤矿,成为一名矿工。我是农民的儿子,能在国企有一份稳定工作,在亲朋眼里那就是端上了“金饭碗”。可母亲对此却有些担忧:“下井……太辛苦了。”父亲开导母亲:“吃得苦

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再说社会发展这么快,你咋知道井下没有‘高科技’代替人工?别拿老眼光看问题。”

第一天去矿上报到,我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,是父亲找五叔借的,他想让我穿得体面一些。人事科干事给我办好手续,告诉我去会计那里领安家费,每个新入职的大学生都有。会计跟我开玩笑:“领了安

家费,给自己置办两套‘走场’衣服吧。”我笑笑,想象着父母看到这笔安家费的惊喜表情。

井下,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“脏乱差”,巷道又宽又亮,干净整洁,机械化程度高,安全设施齐全,通行方面,有斜坡行人车,有平巷电机车,工作面还有猴车,大大节省了人力。班中餐有鸡蛋、牛奶、火腿肠、肉包子,花样繁多,补助用不完会直接打到卡上。

更大的惊喜,是开工资那一刻。当时的工资条是手写的,一式两份,内容简单,有姓名、岗位、基本工资、月度奖金、参保扣除等项目。当时,我拿到手的工资和奖金一共2416元。那时候,我们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是1000元左右,这2000多元的工资,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久。

放假回家,五叔见我穿着新衣服,问我每月工资数额?我如实以告。他啧啧称赞:“李伯家儿子在县城中学上班,每月能挣钱1000多块。胡婶家儿子在市制药厂上班,每月能挣1000出头,你比他们多多了,好好干!”

第一个月的工资,我留下生活费,其余全部买了礼物送给亲戚。我告诉父母:“第二个月工资开了,给你们买台大电视!”母亲立马反对:“乱花钱!你去银行办个存折,把钱存起来买房子。”

当时我每月住房公积金有500多元,市区的房子2000多元/平方米,我计划每月最少存1000元,用三到四年时间,攒够一套一百平米房子的首付,然后按

揭,这样不但能拥有自己的房子,还能在市里安家落户,想想都美!

半年后,矿上实行绩效考核制度,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,当时的工资条由手写变成电脑打印,工资没什么变化,增加了洗理费、交通补贴和绩效奖金等内容,其中绩效奖金根据每月的工作业绩上下浮动,总收入增加了。这样,我提前攒够了首付,并很快在市区买了一套近百平方米的学区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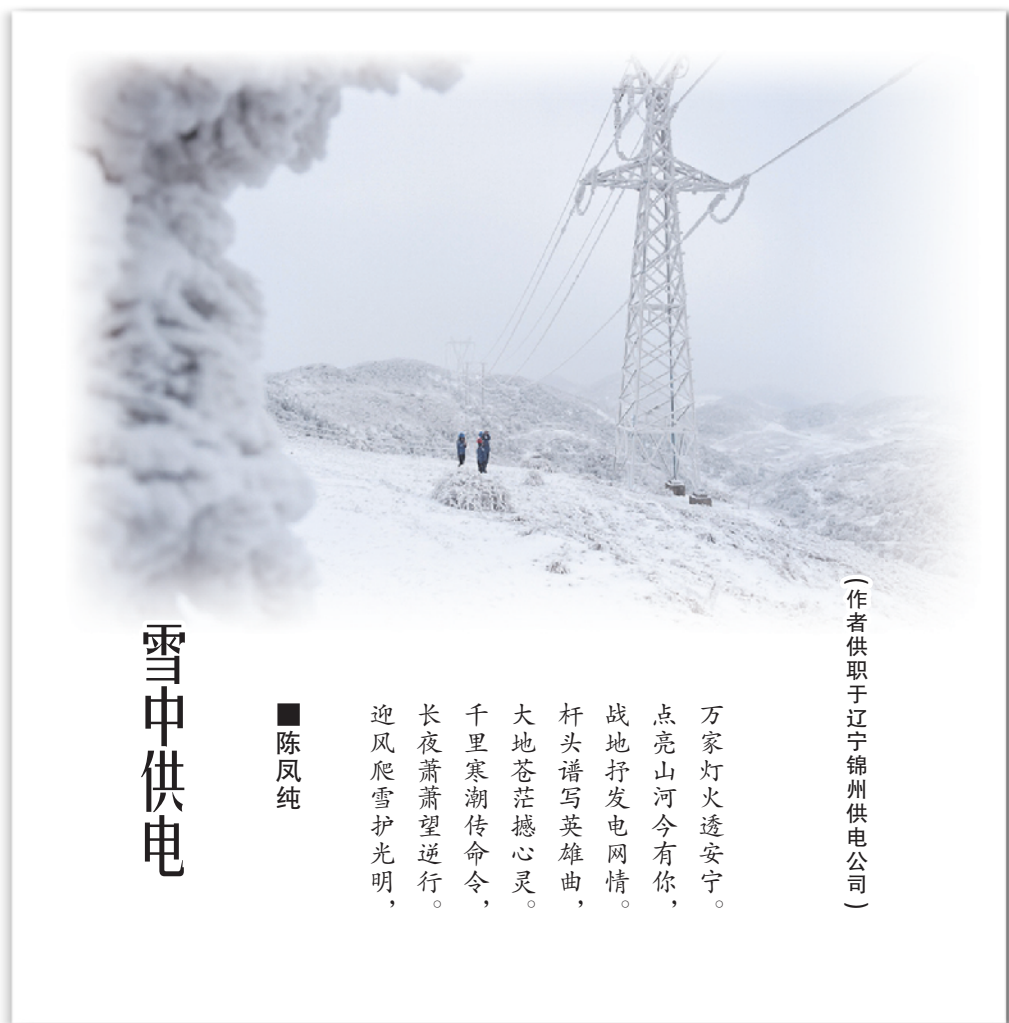
煤炭“黄金十年”期间,我的工资涨了一大截,提前还清了房贷,很快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辆轿车,家庭实现了房、车齐全。

参加工作第八年,孩子出生了,我的工资条上又多了两笔收入——独生子女津贴和抚育津贴。这两笔津贴被妻子称为“奶粉钱”,同时也时时提醒我为人父的责任。

工资条上的变化折射到我的生活中,就是生活品质越来越高,每年都能带家人出门旅行,能随时购买最新款的电子产品,能和家人分享更多快乐幸福……

工资条上的数字也不总是越变越多的,因为疫情影响,这两年工资条上的数字变少了,但我并不担忧,因为我对企业的前景有信心,对国家发展有信心。

看看现在的工资条,再看看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条,内容丰富了许多,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一切,都得益于我生活的这片热土,以及这个美好的时代。(作者供职于淮南矿业集团煤业分公司)



## 雪中供电

■ 陈凤纯

迎风爬雪护光明,  
长夜萧萧望逆行。  
千里寒潮传命令,  
大地苍茫撼心灵。  
杆头谱写英雄曲,  
战地抒发电网情。  
点亮山河今有你,  
万家灯火透安宁。

(作者供职于辽宁锦州供电公司)



## 村庄会呼吸

■ 杨金坤

第一次听到“呼吸”这个词时,我还没上小学。那天,父亲正引水灌田,泛着花的水从沟渠里,汨汨流向干裂的土地,慢慢地蠕动着,半天爬不过两株玉米苗的距离。我盯着那水,突然发现,当水流过田地时,土里总会冒出一个个气泡。气泡下面的土是干涸的,气泡破裂后,会发出“咕嘟、咕嘟”的声音,很快气泡下的土接触到水,渐渐湿润。

我指着气泡问父亲,父亲说,那是土地在呼吸。“呼吸?”见我解不解,父亲解释说,呼吸就是一吸一呼地喘气,这是生命的体现。

听了父亲的话,我似懂非懂地认为,不仅我会呼吸,我身边的一切都会呼吸,连我的村庄也会呼吸。为了这个想法,我不遗余力地寻找着证据。

母亲做饭时,推拉风箱,每一次推拉,风箱都会吐出一股小小的风,呼呼地鼓动火焰。风箱就像个木箱子,前面是口,是舌,每一次抽拉,小小的盖板便自由开合,吸入新鲜的空气。后面是鼻,鼻孔,呼出污浊,呼出用过的气体。连续推拉,咯然有声,呼吸均匀。在风箱不间断的呼吸中,柔软或坚硬的柴草,噼噼啪啪地燃烧,跳动的火舌舔舐着锅底,将菜香饭暖的屋舍煨得红红火火。

在风箱的一阵阵嗒嗒声中,淡白或浅蓝的

炊烟,散发着玉米秸秆、土豆叶子、葵花秸秆、稻草以及树枝的焦香,在村庄的上空袅袅升起。微风不解风情,在炊烟上空飘来荡去,炊烟在风来时吸气,在风去时呼气,一呼一吸中,炊烟轻舞荡漾,似乎笼上了一层轻纱,清贫的日子也立即在晨钟暮鼓中活色生香起来。

夜幕降临,村庄宛如一个温顺的婴孩,在一座座老屋的环抱庇护下,安静地睡了。醒了睡,繁衍生息。庄稼的气息,青草的气息,泥土的气息,汇合成大地的气息,慢慢纠缠在老屋的窗棂和青瓦间,进进出出,呼吸匀称。天地交泰,万物咸亨。气息无所不及,无处不至,带有伸手可及的柔软和潮湿。

每个人心里,都有一个村庄。我的村庄虽闭塞,却没有被闭塞所困,虽贫穷却没有被贫穷所击败,它自由地呼吸,固守着洁净的灵魂。村庄里的一抔土、一缕烟、一株苗、一棵草、一片云、一丝风都在空气中呼吸,在风中浅唱。

伴随着村庄呼吸长大的孩子,总会有几个会走出村庄去城市去呼吸,但总觉得那里的呼吸不如村庄温柔亲密。出走的孩子们又回到村庄,接受最初始的呼吸,释放内心的积郁,积蓄生活的力量。而那些久久未归的,只求叶落归根时,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,让大地修复自己,在村庄的呼吸里,做一个永不醒来的梦。



## 草木染霜

■ 孙爱勋

一夜醒来,窗外干瘦的枣树上,挂了一层薄薄的浅霜,似花开半朵,另一半掩藏在昨夜的梦里。

水泥地面上,也铺了一层薄霜,双脚踩上去,有窸窣窸窣的声响,有柔软的微滑。

鸟儿在树枝上蹦蹦跳跳,顾盼之间满是得意。鸡迈着悠闲的步子,沿墙悠闲信步,霜地里,留下一片片细密的竹叶,像一幅素描,出神入化。

街角的篱笆墙上,白霜莹莹,触手生凉。爬墙的扁豆丝瓜,还有夹杂其间生长的牵牛花,叶片皱巴巴打着卷儿,每片都挂了霜。

霜有寒意,也有凛然正气。山楂沐浴在霜里,出落得愈发艳红,透着一种成熟温润的气息,叶已憔悴,在风中轻摇,偶尔三两片,离开枝桠,旋舞落地。叶与果相映,衬得果子愈发饱满,在霞光里红彤彤地耀眼。

老屋后面,父亲栽了两棵山楂树,我记事时,已有碗口粗细,每年结一嘟噜一嘟噜的山楂果,霜降过后,母亲就把通红的山楂摘下来,盛在篮子里,满村子送人。所以过了立秋,村里的孩子就企盼一场大霜,霜过后,就能吃

到果味丰腴的山楂果了。

苹果、柿子等水果,都是经霜后味道更佳。北方许多水果,经霜里一过,就有了清风明月的灵气,有了舌尖上的清欢,有了少年稚童眺望秋霜的记忆。

菊花摇曳在风中,香气袭人,每回从旁边经过,看到霜粉在花瓣间涂抹,若敷脂粉,令菊花面带俏丽的妆容,却依然傲骨铮铮。

岁月如刀,霜也似刀,将万物雕刻得五彩缤纷。临风傲立的菊花,楚楚可人,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枫林,更是一幅色彩浓烈的山林美景。人生进入暮年,头发花白,有人将其喻为“染秋霜”,生命之秋与自然之秋相契合,有晚霞照秋花,夕阳薰细草的美好。

晨起,漫步田野,连片枯草上挂着白生生的霜,像岁月的头发,乌蒙蒙地白了,拿手指轻轻梳理,水意弥漫,凉气幽幽。

古人面对染霜树木,曾有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的悠悠怅然,或泫然泪下,或几夜无眠,他们于俗世里的悲观情结,只因看到即将衰败的草木而黯然神伤。

霜抚过万物,万物皆有归宿,此乃自然法则,有深厚的哲学思考。笑看枯叶飘零,笑把颗粒归仓,驻足风中,静赏草木万物染霜之美。



风雨虹

■ 李海波(作者供职于安徽皖维集团)